柳州集

外集

[illegible]

唐柳先生外集上

賦文誌

披沙揀金賦 求寶之道同乎選才

出劉慶儀世説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

韓曰公外集賦三首皆正元五年以後舉進士時作

沙之為物兮視汙若浮金之為寶兮恥居下流沉其質兮五才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脩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旨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為傳滓壯仕切澱也○披而

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淫而顧眄指炫熀而探討
童云熀熒絹切熀戶廣切潘云熀諸韻皆無 張云探音貪說文作撢遠取之也他含切 動
而愈出老子句 幽以即明涅而不緇涅潘本涅作湼乃結切 既
堅且好○潛雖伏矣毛詩句 獲則取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久
句 鬱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熠弋入切盛光也
晻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棄予兮
遺○其隱也則雜昬昬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
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弈弈動融
融煥美質乎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儻肯
拾而不棄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杜預左傳序句 將

炯然而見素炯俱永切不索何獲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句遂昭

然而發蒙○觀其振拔汗塗積以錙銖碎清光

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雖處囊而纖光乍比韓

劍趙平原君曰賢者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拭土而異彩相

韓曰雷煥得鄷城劍取南昌西山下土拭之送一劍并土與張華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

土報雷煥書兼華陰土一斤致煥煥將拭劍轉精明也用之則行斯為美

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豈獨媚旭日以晶熒

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起剖蚌之餘分馨若

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即

詠岐昌文王也金玉其相陸文可倂而昭明是選見題註又梁昭

明太子集文選○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托明據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揥以增光寧謝滿籯之學韓曰漢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汰之愈朗菲葸擲地之才韓曰晉孫綽字興公作天台山賦示范榮期曰此賦擲地必爲金聲也容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三王迎日禮用夏郊

出禮記郊特牲篇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韓曰郊特牲註云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故賦謂寅方卯位以此焉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候啓
蟄以展儀（韓曰左氏凡祀啓蟄而郊）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
吉選烈烈之凝氣導遲遲之陽律備分可愛之
輝（韓曰左氏夏日可畏冬日可愛）式佇寅賓之贊（韓曰書寅賓出日）稽
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時契惟精而惟
一○職在馮相（韓曰周禮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註
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馮音憑相息亮切）專傳小正（韓曰
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註云得夏四時之書其書
存者有小正○正音征）符上春以備儀必脩其始先仲春
而有事故謂之迎○時也淑景初火幽陽潛啓

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採𧷤索隱得郊祀之元辰顓仕章切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冠前古儀標後王度弁今臨土圭之影猶積韓日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周禮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註云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聲漸長韓日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日以銅爲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虯吐漏水入兩壺右爲夜左爲晝泰壇既罷玉漏之變熈熈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辟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疾斜暉未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

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交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暉照陶匏（禮記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異乎天紀不修秦伯尚矜其秦畤（韓曰以秦本紀及封禪書考之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至文公作鄜畤宣公作密畤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下畤祭炎帝獻公作畦畤祀白帝皆未嘗立秦畤至漢武元鼎中始立泰畤祠太一則秦畤乃漢立也賦天矜秦畤恐誤○畤音止）秦曰官失職晉侯徙繇乎夏郊（韓曰左氏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曰寡君疾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于以迎之則無為者委照將以豈三舍之足遲（韓曰魯陽與韓戰酣）

日暮援、揮之日反舍延晷可期胡再中之云假韓日凡俗過日自然

成帝問劉向俗說文帝及徵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向日文帝少即位不容再中

應以繁祉錫之純嘏禮義允洽于人神正朔克

周于茲夏○今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

戩穀之宜受之千億戩子儒切福也奉郊祀之禮至于

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並雩夏而何慙

記里鼓賦聖人立制智者研精

出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如

指南車

异哉潘云异音異舉也又集韻音怡發歎一曰已也鼓之設也恢制度

于天邑佐大禮于時行即行贊盛容而立之斯
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韓曰禮記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待其人然後行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韓曰賈捐之傳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配和鸞以入用並司南而為急
韓曰取車制如司南之義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
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
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罩百蔟乎南山
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啓玄
機以求舊運巧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昧道
之士眷茲木偶應異迷途之人出豹古今注大京車所以識道

里也起於西京志曰記里車上有二層皆者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齊

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圖慾手禮

典聽希聲充正于時巡○鮮道有環回地分險

易以豉切固善應而莫實諒知幾而有為于偽切載

考載擊所辨于長亭短亭韓曰庾子山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謂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長亭匪疾匪徐足分手有智無智世說魏武帝過曹娥碑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楊脩便解魏武行三十里乃悟歎曰我才不如卿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觀其妙矣孰測其微細觀其

徼矣誰知其啓閉徼古弔切音不衰而得度響其鏜

而有制鏜音湯詩曰擊鼓其鏜○于以翊龍銜于以引天

旋異銅渾之儀亦可叙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渋黄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機是研鄗繁音之坎坎随促節之闐闐音田 箋韻〇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聲賛賞與于今兹動惟其常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聲明不懋于素皇云懋音經俗 懋係左傳句可舉而行宜乎騁墨妙呈筆精固敢先三雅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孝曰然若用子
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
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凞
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
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
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
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晷雷乎上下雷乎東西於
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

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内龍（内與納同）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前漢萬石君傳註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有賢操（操七到切節操也）自未嫁固已惡群戚之亂尨羞與為類獨深居為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

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賔友之相與為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造七到切至也）邀之遨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為飭厲一有小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為禮節顧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為得師何非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為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讙鬧以飲食觀游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

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吴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
使奚官先辟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
林之側聞男子欬音欬口溉切逆氣河間讙既走出台
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戚里
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
屬耶向之欬者爲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
何耶羣戚聞且退朞年乃敢復名邀於姑必致
之與偕行遂入鄠隑州西浮圖兩間潘云鄠篇韻無此字
小許隑或口溉柯開二切江南人呼梯爲隑音集韻旂祈二音曲岸也又、、開切階長也前漢
相如傳臨曲江之隑州川亐註曲岸頭也巨衣切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

為一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為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竊顧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久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戚反大

問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湰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卑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牢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怦怦(張云怦披耕切音怦)恒若危杜之絃夫來輒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吾名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為時上惡夜祠其夫無所避既張具(張音帳)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笞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

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爲服闢門召所與淫者倮逐爲荒淫倮力果切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慊苦簟切又爲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爲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懵懵以爲不足懵音蒙又母亘謬蘅登亘二切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爲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頞皆不欲道也蹙與蹵同促也急也頞音遏鼻頞也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爲修潔者有

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

韓曰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是稱焉誌云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閟其圖於是始蓋元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也又云仁人哉哀埋勿弃以是日葬也

公時在拙州劉夢得集有與公書云發書得箏郭師墓誌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知又云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張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在方冊者是已余之亡譬也豈獨爲郭師發耶想見下因僕書重有槩耳盖覩郭師之事觀公之文而有感也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奕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韓曰瓦搖箏戢曰箏長六尺以應律絃十有二象十二肆柱高三寸象三才唐文音樂志云箏卞秦聲也制與瑟同而絃少案京房造五音準如瑟十三絃此乃箏也今雅樂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二絃郭師所能者蓋十三絃者也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察邃靡布瓜指

運掌擘舊作緊胥山沈公謂當作擘於煥切儀禮曰鉤中指結于擘掌後節中也又音牽音慳擊也牽也謐云擘烏貫切與腕同玉篇作擘使木聲絲聲均其所
自出蹙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葷許云切臭菜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棄去兄弟
自覓縕入代清涼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
不能無撫弄吴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強
之宙踊知聲音抃蹈以為神奇會宙貶賀州遂
以来跬憂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黄老術薛道州
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
也邪余遮切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為擊節教閽管謹

視出入餌以柏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觀遇終不屑卒乗暴水入小船下岣嶁山（岣恭于切　嶁隴主切）求道蘇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岡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團於是始心為浮圖形道士仁人我哀埋勿棄

趙秀才羣墓誌

韓曰誌云元和庚寅神永戢又云漢夫返柩當啓蟄元和五年正月也

嬰臼死信孤乃立韓曰趙氏在春秋時事晉至景公三年大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後果生男屠岸賈索之嬰與杵臼謀乃取他人子使杵臼負而匿諸將遂索杵臼殺之程嬰與趙氏真孤俱匿山中至十五年景公疾卜云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於是召趙孤及程嬰復與趙田邑如故王侯世家天水邑覃字容成系是襲祖某父某仕相及嗟然秀才胡彶彶體貌之恭藝始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將合浦還遠集元和庚寅神永戢問年二紀益以十僕夫又柩當啓蟄瀟湘之交塵原隰

瘞於例切埋也稚妻號叫幼女泣和者悽欷行路悒和胡
卧切欷香衣切悒音邑追初憫天銘茲什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韓曰公集有與李睦州書名字皆不得而詳然公誌及其私必與公相厚
者元和五年公時與李俱在永州故云李于湘水之東誌是時作也漢書
齊悼王者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顏師古曰謂與旁通者其云外婦本此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定倡也淑之父
曰總既孕而李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
誣狂寇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悅焉納為外
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

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羨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尋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羊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以雍佳冶彫殞遁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滸（謂湘靈鼓瑟也）嗣靈音兮永終古

唐柳先生外集上

唐柳先生外集下

表啓

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諸家註

韓白公正集曰有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又有爲耆老請復尊號表二皆在正元十九年間蓋爲德宗復聖神文武之號作也其事已詳於正集之註今又有表六蓋在正集之表前作其上三表在正元四年第一表云謂揜全功五年于茲蓋自興元元年甲子德宗去聖神文武號至正元四年戊辰爲五年也後三表在正元五年其第四表云去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即上前三表之明年爲下年矣公時年十七初舉進士云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

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倬倬之德于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隲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上尊號云貞後雖逢阨運興元元年詔書奏不得稱尊號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歸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己之義左傳禹湯罪己明愛人之仁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

六懼謂掩全功五年于玆若墜氷谷方今百職
皆理庶績其凝人用咸和俗惟丕變陳師鞠旅
無犯寒之虞畫界封疆無棄地之患四海寧一
萬類蕃滋薄刑濫不寃之聲通賦蒙勿收之惠
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
天恩允答豈宜固為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
願復如舊況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
恩恥德義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
循舊典俯徇羣情誠天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
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悃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
被還旨未遂懇誠拳拳顒顒不勝大願臣等伏
以崇明號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為上儀以至于
我祖宗莫不膺玆典禮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
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
被誠浹洽于八方（浹即協切）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
古（軼徒結切）而乃久為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
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為不私與己是謂
至公有義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

於物而順於人既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興
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躧而誣
質而不華則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帝
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
大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模然後表其全
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廷
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無以光昭衆美又
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恥於今獲罪於後實
為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
下俯迴宸聰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

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
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異
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
鑒未迴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
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
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續三皇
白虎通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之祝融人為之名
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

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或異而表功明德一也
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
心於謳謠(謳鳥侯切)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
陳誠曩者遭丁艱難詩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
罪己念周宣之側身去徽號而不稱輿炯戒而
自儆(儆一云炯古頂戶頂二切明也)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
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
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
羣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
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一四夷遵業

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嘗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隸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太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

為大謀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升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筭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孝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却戎夷翦暴逆邊兵之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誠裁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

任屛營悃戀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請復上尊號
悃戀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
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
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覩文明繼跡
聖後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
保鴻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
世法爲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

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
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先曆聖神文武之號
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
時之宜信爲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
先祖之典則若尊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
實以爲懼雖欲行陛下之志棄先祖之典法何
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
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于羣臣聞于兆庶固能
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
畢力獨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彊擾順

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為來庭之賓兵戎不與
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
時候將僁必惟思而內省皇情徽軫遂交感而
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
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
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
意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
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
尚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非
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燧人神農各推

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史記商紀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追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為辭讓以守謙沖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辨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為烱誠烱古迥切一作鑒以示敬恭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著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播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竊所不取輒敢徵之國典

酌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
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
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萬死請上
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迴
慮俯徇羣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
代得揚盛美而鑑至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
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冒請以聞臣等誠懽誠懇
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頎等言（于頎等）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

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揆天地神靈次奉
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
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彌盛而猶蔽
憲度缺而莫修罷戾是憂冰炭交集臣某等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
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
而為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
明而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
直為一王之法固以遇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
為弘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

承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
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
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二百其儀也又
曰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
等以爲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
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
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美崇
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
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
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

僞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或從於牧圉或備持戈矛盖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内及宗室黄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鑽祖官祖筭二切圖記註鑽臏刑也鑿黥刑也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爲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

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
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
之典以　陛下之詔（以字下闕一字）謹昧冒萬死伏請
復上尊號如前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

臣須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
詔旨加辭讓愈固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
舊典隳廢之憂懼頻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
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為事貴舉其中（左傳哀公下）

名惡浮於實（記表／記文）得其中不宜變之而矣正
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為恭況於祖宗之矩儀國
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博化光辟取於賢
損而自卑朴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
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諸葛孔明誡其主曰不
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
又以為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
去濫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
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
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義不可

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資合至神之化有一無有字戡禍亂制夷狄之武修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已來俗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犇文獄犴將空梏桊不用犴音岸梏古毒切桊音拱可謂人皆遷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寤也況於尊號之義陛下已受於初去之即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徒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復此下疑闕一字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二臣庶跋履山川跋蒲撥切草行爲跋思報王恩誓雪國

恥亦欲攄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罔
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為歡一本作讙字
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羣臣不能莊
輔之罪亦未當除莊一本作匡將何以蒙陛下之恩
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
叠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
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臣等懷此數者悵
恨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
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恩垂修無忝
之言顧屈已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徇羣心因

來月謁太清宮太廟郊祠上帝遂以告詞實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文請改所上尊號加奉道字故其文沿後表

韓曰奠下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表次前表皆在正元五年作據宏本傳實參當國兼度支使進宏尚書副參參當國在正元五年入年貶又洄本傳云正元十年終國子祭酒蓋洄前五年已爲祭酒表在六年作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備夫聖

也妙筭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
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
文也攘却戎虜戡翦暴逆邊兵以懲禁衛以嚴
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
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
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
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
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帝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
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脩
而有旱備之請纔懲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
將恤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之澤旋流而滂霈
思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
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
仁木連理而無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
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鷹凝彩而雪標蒼
鳥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
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

韓曰李懷光德宗建中初爲朔方節度使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弁力進討爲賊所敗會朱泚反德宗狩奉天被圍急懷光率所部奔命遂敗賊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後謗言天下亂皆由宰相度支京兆尹等或以告盧杞杞聞之不得朝愬恚恨去屯咸陽遂陰連朱泚謀反正元元年爲其部將牛名俊斬首以獻公之表當是時作也然公時年十三其爲崔中丞者不詳其人矣文又闕不全云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逆賊李懷光輿臺末人奚霫遺醜李懷光渤海靺鞨人備聞兇險之行頗有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猶分禁衛之兵建元元年以懷光爲朔方節度使二年詔懷光率神策及朔方

軍討李惟岳不感殊私乃懷異望間者饋貢不入王師問罪尋令舉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朱滔王武俊連兵救田悅懷光討悅勇而無謀爲滔等所敗洎駕幸近郊勅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因解奉天之圍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列爲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汭頓軍咸陽闕

爲裴令公舉裴冕表

韓曰裴冕明皇時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時明皇狩蜀冕自河西還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請太子宜正位號及肅宗即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舉劉烜爲判官坐降爲施州刺

史徙澧州傳云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晃首佐先帝驅馳靈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罔海內寃之與此表合然此表當爲郭令公作其爲裴令公非也又傳云時元載秉政晃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褒薦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踰月卒豫元載之誅在大曆十二年而柳生於大曆八年是時方五歲而此表又當在載未誅之前時公未生或謂公集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恐此表乃其先人之作然亦不可得而考此決非公之文也明矣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吳任宰嚭而伍胥誅夷韓曰吳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爲大宰嘗以報越爲志二年悉精兵以伐越之夫椒越王句踐使大夫種因大宰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

胥諫不聽遂自殺吳王以鴟夷盛其尸投之於江楚任靳尚而屈平放逐韓曰屈原名平事楚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共毀譖之王乃疎原原既放逐遂投汨羅江而死遠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見澧州刺史裴冑忠肅道高德厚匪躬無怠有蹇諤之風道佐先帝驅馳靈武贊雲雷之業成社稷之勳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搆投荒謫裔天下稱寃寶應元年爲肅宗山陵使與程元振相違貶施州刺史空懷醞正之悲莫雪憎嫌之恥今姦邪屏退聖政大明廣德元年制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大度惟貞大一本作百四門以穆寰海之内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聞至化潁特令追

皇列在天朝佃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庶務諫

之任當燮理之權必能協和萬邦致君堯舜臣

位兼將相職忝股肱思進賢傑共熙帝載臣無

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

韓曰中丞武元衡也正元十年遷御史中丞公時為監察御史乃其屬也正集有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此當次其後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

天睠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中謝

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得親仰於雲霄

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況茲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甲折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徵膺與殊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氷韓曰莊子曰朝受命而夕飲氷我其内熱歟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韓曰裴中丞行立也公集中有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事詳見註此表當次之元和十四年作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其

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中謝臣聞
須臾下紀者鬼得而誅韓曰莊子爲不善乎幽明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韓曰左氏襄公二十八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
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予從是殺余也伯有強使之子晳怒將攻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
大夫盟於伯有氏禆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
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惟陛下
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
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覩
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六曆中李正已爲平盧淄青節
度使正已子納納子師道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

前高祖紀齊得十一焉註謂二十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誇臨淄三七之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中二萬戶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兵固已二十一萬矣竊擬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瞻若外區韓曰禹貢海岱為青州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也又云海岱及淮為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也以其淮海之所在故曰朝宗封祀之山隣成異域韓曰謂東封泰山也在兗州累聖垂德會未悛心餘孽滔天累聞祈嚮遂使云亭有主知王牒之將封韓曰封禪書尭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受漢志曰云云亭亭皆泰山下小山也風俗通日封泰山封廣二丈高九尺下有玉牒書遼海無虞見石砮之已三韓曰國語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謹氏貢楛矢

石砮長尺有咫砮矢鏃也以石爲之○砮音奴此皆陛下神籌筭一作獨得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爲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韓曰漢終軍當發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曰橫草也坐見覆盂之泰韓曰東方朔客難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抃蹈歡慶倍萬恒情

賀赦表

韓曰表云况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此謂元和改元赦也又云謬當任用職在藩維此必代桂廣帥臣作

臣其伏奉其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抃 中謝 其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曜羣品資始萬方文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光齊駿命渟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冠千古況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之澤 易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縶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敘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

償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使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歿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軒黃帝軒轅氏也頊顓頊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覩盛禮感悅歡抃倍萬恒情

賀皇太子牋

韓曰憲宗元和十四年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公時在柳州故云忝守遐方獲聞盛禮皇太子乃元和七年所立遂王宥者

公是年十月卒于柳云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熙臨示重輪之發耀韓曰崔豹古今註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四歌贊德其二日月重輪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韓曰山海經曰無皐之山南望幼𧰼郭璞註曰即少海也昔天子比之海太子爲少海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禮踴躍之至倍萬恒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

韓曰裴桂州即前中丞公行立也行立爲桂管觀察使在元和十三四年間時淮西已平公前有爲賀淮西下赦表此豈赦後有所封贈故公以啓賀之歟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於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天下人子羨慕無階某特承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韓曰衛淮南次公也以檢校工部尚書爲淮南節度使在元和十二年往蔡平後傳云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之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絶因終身不復鼓而公此文在柳州依則衛時尚鼓琴也史傳之載過乎實矣

疊石琴薦一元註云出當州龍壁灘下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禀夔旦之至德蘊牙曠之玄蹤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藝深攫醳攫厥縛切醳音釋舒也史記田敬仲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曰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將成玉燭之調韓曰爾雅四時

和謂之王蜀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韓日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日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顧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沈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禮記士無故不徹琴瑟敢效彌堅之用

答鄭員外賀啓

韓日與以下啓皆在元和十四年淄青平後作

李師道三代受恩四兇負德謂李正己子納納子師道師古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奸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啓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知悛革餘孽怙亂更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抃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

唐柳先生外集下

唐柳先生新編外集

墓誌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墓後誌

韓曰凌君諱準元和元年與公同貶員外司馬凌得連州至三年卒入正集中嘗為凌君權厝誌即此也至是元和四年立太子肆赦乃得返葬而公為後誌以志其時云此誌當附權厝誌後今詁訓蓋用晉中沈公所定劉連州四十三卷本故又從其說以諸本所餘作外集此誌與下四誌皆沈本末有者用別錄于此

其年月日立太子赦下嘗有罪其柩得返葬凌氏孤奭仲求仲自連桂陽舉其先人之柩龜筮

吉利其年月歸于杭之新城祔于其墓刻前志
志其行益以後志志其時立碣于墳東南隅申
志于外噫亦勤矣以其先人之行宜克大于後
以其孫之志宜克承于初艱其躬以延于無窮
承而大宜哉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 并序

韓曰誌云系自周魯從得柳姓七代
祖虯後魏中書令封美陽公蓋柳氏
自魯上師展禽食采柳下得姓至後
漢有護僖昌者為方與公有三子曰
鷟曰慶曰虯曰檜曰鷟公齊出於慶
而萬年公出於虯虯系所自別也史
表載虯後周中書侍中美陽孝公與
誌稍異豈史誤邪世年公工元引二

年卒是年葬
誌是時作

惟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三月日前萬年縣丞柳君終于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長子弘禮承家當位次曰傳禮幼曰好禮奉夫人洎中父之命考時定制動合古道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粵五月十九日甲子克開長安縣高陽原祔于先塋禮也先時撰辰酌禮稱我備物外姻畢至宗人來會從弟宗元受族屬之教泣涕濡翰書辭紀行曰君諱元方字某解人也系自周魯後得柳姓七代祖虯後魏中書令封美陽公

四葉至皇考淳皇朝散大夫資陽令祖延州司
馬考頤宣州寧國丞濟德克紹厥猷藏聰晦明
粹為淑和少孤季父建撫字訓道通左氏春秋
貫歷代史指畫羅列接在視聽嗜為文章辭富
理精以門蔭出身調補宣州溧水尉綱薄貢賦
入于天府特授同州馮翊尉改京兆府雲陽主
簿轉長安主簿遷萬年丞端靖守貞處劇不撓
秩滿居養素食貧常好竺乾之道自擯塵囂之
外（擯音展極也 外一作表）泊如也既而嬰被沉疾不克永
壽姻戚動懷朋友道傷僉曰天之報施善人何

如哉君前娶河南獨孤氏左司郎中緬之女無子早世繼室以裴夫人諫議大夫虬之女陰教內則著於閨閫有女三人嗚呼銘誌之來古矣是不可闕遂刋勒玄石措于陰堂銘曰

振振吾宗德之憲耶惟君之德至其顚耶德而不壽命既厄耶松栢蒼耶不朽石耶

處士段弘古墓誌

韓曰御史中丞崔公能也時爲永州刺史公元和八年尚佐永州故薦弘古於崔迨其死崔猶爲經紀其喪可謂賢矣公正集有祭弘古文當其喪過永州時作誌亦作於是時也隴西李景儉東平呂温化光中山劉禹錫

夢得暨公及崔永州皆弘古所與游者可以知其人矣呂化光集亦有與段秀才詩即弘古也

段處士弘古讀縱横書剛峭少合尤濩落不事產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禄嘗以法家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隴西李景儉東平呂温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亦見大權留門下或一歲或半歲夜與言不知日出温卒景儉逐前右拾遺張宿

與然諾（宿一作道）南見中山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一
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
信賢徼其去（徼與邀通邀也）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竇
羣途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為禮君憤悒發病
不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
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
為埋道邊耳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為出涕命
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為祭之與喪具道里
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黃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
九年後八月十六日後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

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銘曰
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通者不以不懲其躓
卒以元死觀游非類有賤非鄙何以葬之黃山
南趾

潞州兵曹柳君墓誌

韓曰誌云正元二十一年七月葬誌是時作

柳氏子某為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元
二十一年始葬于虢之閿鄉窆畢遇食乃貽書
其族尚書禮部員外郎宗元使為其誌且曰吾
之先自魏以来為宰相者累世我高祖諱萬齒

為伊闕令襲其先河間郡公曾祖諱某淅州刺史咸有懿德洎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惠志好義能讓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親者睦凡舉明經者四皆獲美仕初為陸渾主簿次吴縣尉次上黨丞次潞州兵曹參軍其向稽擿發毗贊闢決無不勝職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終于官次殯于州若干里會世多難家又貧窶故不及夫事嗚呼我曾祖王父葬于潁陽我伯祖叔祖洎伯父皆葬闕鄉皇天原望壽里潁陽北臨閭其地陰狹岸又數壞大懼不克久安神居是以

從他兆于兹卜用七月六日甲子將以具于玄堂之下固故有望乎爾也於是刪其書為文置于鄉中俾移於石上

永州司功參軍譚随亡母毛氏誌文

韓日年月誌皆不載據題云永州公在永時作

毛氏夫人父曰儀禹豐州別駕祖弘義濟州户曹夫人歸譚氏曰損為鄧州司倉參軍損父昌為常州録事參軍祖曰元愛為左羽林大將軍弘農男惟譚洎毛氏於周咸為諸侯譚入于晉毛及魏為后族千歲復合夫人生文夫子曰随

隨謹愿好禮始克於裴柳為姻隨娶裴氏今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柳氏曰從肇曰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教聞夫人之德且曰隨之所以能立洎吾嫂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訓則宜有以文其聲詩刻而措諸墓夫人諱某壽若干某年月日終某月日祔于此志曰

周之列國譚子毛伯合是二姓從其匹敵夫人有訓乃策厥族惟時善良不享豐福懿厥子姓追號憲德內言不出孰表貞節顯垂休銘永誌幽谷

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屢經名儒手余昔校以家集其舛誤尚多有之用為之訓詁柳柳州文晉山沈公謂其參考乎證是正漫乙者無遺者余紬繹既久稽之史籍蓋亦有所未盡南嶽律和尚碑以廣德先乾元御史周君碣以開元為天寶則時日差矣寶應除左拾遺而表賀為右拾遺連山復乳穴而記題為零陵郡則名稱差矣代令公舉裴晃狀時柳州蓋未生賀冊尊號表時已刺柳而云禮部作其他舛誤類是不一用各疏其說於篇視

文公集益詳諸本所餘復編為一卷附於外
集之末如胥山之識云淳熙丁酉秋八月中
澣臨邛韓　醇記

唐柳先生新編外集